

燕大雙週刊

三十一年
二月十六日

每 隔 星 期 六 出 版

北 平 燕 京 大 學 編

兩週記

舊 年

二月二日春節，因為是勝利以後第一個舊年，校園內慶祝的空氣，彷彿較往年濃厚。舊歲除夕，臨湖軒中又有一度教職員和家屬的團聚。集團過年。三四十離家太遠的同學，晚上也在未名湖畔，燃起野火，聊解佳節鄉愁。

但校務的推進，則毫不因佳節而稍形鬆弛。各種事務和會議，在舊年前後，反更見頻繁，為的是——

計畫將來

原來每週兩會的行政委員會，會議更多了。為了暑後密校北遷，下學年的校務大計，各部門的遷移樹立，樣樣都是千頭萬緒。為籌劃大局而新成立的特別委員會，包括行政委員會的全體——王子文太太，陸志韋，洪煨蓮，蔡一諤，林嘉通，侯仁之諸先生——還有目前仍在內地的馬鑑，夏仁德，胡經甫，吳文藻幾位教授。

以北平這些委員為中心，用通訊的方法和散在內地的各位委員，取得協議。這些人當然商量忙，寫信忙。但忙的還不止這幾位，還有——

司徒先生在美國

校務長來函，講到他最近行止：

「閣下等來函均已獲悉。但余以羈於公私事務，每思詳細作書，均不可得；余久不返美，加以四年來的特殊經驗，此種社會酬酢，實亦不可避免。美國方面改組教會大學，事工未竟，而召集各個負責之委員會，又不無困難。因之諸事進展，俱不迅速。」

「此間對燕京極表支援，熱望甚殷；惟不必一一報告。余即將旅行美國各城，會晤各地燕京之支援者，但避免公眾講演，個人亦不擬勸募捐款。」

司徒先生一月二十一日再寫信給校內，說：

「再讀君等一月四日華翰，知聖誕與新年均在臨湖軒慶祝，一如往昔，不勝欣慰。」

「余對美國各大學教授華語之「技術」，極感興趣。商諸本校托事及其他友人，亦均以為我應學此種方法，且置備必需之機件設備，以應用對中國學生之英語教授。吾人可用以着重於中學英語教員之訓練。：目前或能獲得一特別款項，供校內英語教員二人來美，參觀各學校，以觀此新教授法之全豹。此款至少將包括一部設備之購置。」

「余一二日內即啟程西行，數週內仍返紐約，餘不一一，謹祝校內教職員及諸同學安好。」

從信裡可以看出這七十歲的老

翁真累得可以。而且還可以看出来美國人是重視燕京的，例如，

魯斯稱譽燕

京不屈不撓

美國大出版家亨利·魯斯在紐約中國教會大學聯合托事部會議中，曾經詳細談到上次訪華經驗，並且特別講到對本校的觀感。他說：

這次訪問中國，雖為時極短，但足跡所到，也有幾處，大致有個一般印象。我以為美國一般人民對中國最有意義而最應舉辦的事，就是重建在華教會大學於更堅固的基礎上。目前中國所最需要的一件事，就是中國人常常說到的「人格」。現在中國政府和工業的各個部門，都感到人才的缺乏。可是才幹和人格中間，有着極密切的關係。我在重慶曾和四五十位燕京大學的畢業生，作長時間的談話，使我感到，燕京所有，而為他校所無的特點，就是「精神」；而所謂精神，是一種對事的忠誠，對人格的實感，一種對工作極有價值的品格。

雖然宋子文先生曾對我說，中國在經濟重建路上，困難重重，希望我不要過於渲染，但在中國足以使我樂觀的事物很多。

兩週記

譬如燕京不屈不撓的精神，在北平校園重新開學，就是使我樂觀的一個原因。在中國東部（意指淪陷區——編者）有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由中國西部來的人，感到莫大的驚訝。我們必須在國內（美國），使更多的人對中國教會大學發生興趣。幾年之後，交通發達，成千成萬的美國人，會到中國去親自認識這些大學。

美國人既然這樣重視燕京，他們來信來電：

請燕京人去美國

第一個是研究中國文學的英籍教授謝迪克先生。他受聘於康奈爾（Cornell）大學的消息，已見上期刊。啓程日期當在暑假開始之後。

最近，洪煨蓮教授，連收到哈佛大學的航信和急電，催請他即刻趕緊前赴美國，再度榮任客座教授講學半年。孰料美國工

潮竟影響了洪先生的私人行動。電報工人罷工，電報遲到，使他不能早作準備。而目前出國護照仍按戰時辦法，須向外交部直接請領，平滬兩地函件往返，煞費時日。幸而美方請洪先生早臨心切，已由國務院專電此間美國領事，儘先予以交通工具的便利。

燕京人到美國去，同時，還有好些外國人到燕京來，或者，想到燕京來——

牙醫克安德

北平名牙醫師克安德博士，義務來校服務，二月九日第一次在男校衛生處開診，但是因爲上午臨時裝按設備，下午診治牙病者只有四人。克醫師會表示，牙齒衛生實影響個人整個健康，但在中國往往被人忽略。

外國學生

申請入學

兩週來教務處又收到國外函件，詢問外國學生國外華僑入燕京辦法，而學校方面百事待理，尙不能肯定作覆。

飛來的外賓

星期一有畢乃德先生偕夫人（Mr. & Mrs. J. J. Christoff）來訪燕京。畢先生前爲哈佛燕京學社的漢學研究員，曾任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現爲重慶美大使館中文秘書主任。

能來，到重慶機場時臨時搭上一架C-54花了四小時來舊地一遊。

西苑美空軍

西苑機場美軍有一千五百餘人，目前工作並不繁忙，而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想利用餘暇，在功課上自修，其中有一部準備在回國後參加大學統一招考。上週曾有官長兩人，奉派來校接洽，請求燕京教員，義務前往授課。學校當局正考慮這個問題。

校園新發現

冰窖 因爲整理校園，新發現了三個冰窖。一在穆樓後，兩個在五六樓東土山中。庶務課正派人「窖冰」，若能成功，夏天各教職員及學生食堂，當可分得冰用。

防空洞

鐘亭下面發現大防空洞二：其一已坍塌，另外一個，曲折繁繞，莫窮其極。據說可容五六百人。

炭窑與燒屍場

鏡春園內有炭窑一個，西北角更有昔日日本傷兵醫院燒屍場一所。後者對學校沒用；至於燒炭，庶務課倒準備一試。

燕大基督教團契

徵還借書啓事

校難變起倉促，團契舊日契友，由寧德樓圖書室中所借書籍多不暇歸還。茲以校內契友需要是項書籍，深望現存團契外校友，抽暇將是項書籍擲還，或通知團契辦公室，以便取，無任感荷。

校聞簡訊

- △二月一日行政委員會，宴福開森女士於臨湖軒。
- △上週內團契顧問集會，商討如何改進小團契及活動。
- △團契執委會亦再爲此問題，集會討論。
- △機器房已自本月八日起，每日上午七時及下午一時鳴笛，作對時標準。
- △附屬小學新任主任姚濂先生已到校，姚先生曾肄業於本校教育系。

- △舊曆年前，教職員及同學均獲得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麵粉。
- △庶務課爲同學自行車預備車牌，目的爲避免車輛遺失，惟已領得車牌同學人數不多。
- △上星期二傍晚，本學期最後一次「音樂欣賞時間」，講題爲「標題音樂」(Program Music)。

- △美海軍陸戰隊第二醫務連於六日晚來校比賽籃球，在男校體育館，同時擊敗本校四九，五〇兩班班代表隊。
- △組際籃球賽已結束，舞蹈組獲冠軍。
- △光臨團於八日晚請翁獨健先生，講「蒙古問題」。

燕園憶舊

(二)

——閒話桑滄——(中)

「燕勺園」一辭的誕生，不過才有七年。那裡祇有三所住宅，一座製革實驗廠和幾間停放汽車的房子。最南的一所住宅，從前曾一度當過男生宿舍——南宿舍——，後來改為男職員宿舍，又改為女職員宿舍。它之成為教職員住宅，是七七事變以後的事。到民國二十八年，爲了稱呼上方便，才起名爲「燕勺園」——「燕」，當然是指燕京大學而言，「勺園」則是起用該處的舊日名稱。其實這塊地方，祇是明末清初的勺園的一部，並且是小小的一部。原來在明朝萬曆年間，北海甸有兩座名園：一座是武清侯李偉——萬曆皇帝的外祖父，在龍鳳閣戲中稱爲李良——的清華園，一座是太僕少卿米萬鍾的勺園。前者以富麗著，後者以精雅著。前者到清朝康熙時候變爲御苑，改名暢春園。現在海甸往北馬路西邊的大空場，就是暢春園故址。它和燕大沒有什麼關係，不必細講。勺園主人米萬鍾，是當時有名的書畫家，和華亭董其昌齊名，有「南董北米」之稱。我們圖書館藏有米氏所繪的「勺園修禊圖」，畫法的確佳妙，可以說是一件「校寶」。洪煨蓮教授曾就這張畫作了一本「勺園圖錄考」，關心學校掌故的，不妨看看。——由這張畫，我們可以知道勺園的大致，佈置真是別具匠心。可惜到清朝康熙之際，米氏式微，園子也殘敗了。後來不知在什麼時候，它被官家收去，名字改爲集賢院——訛稱吉祥院——而且成了暢春園明二園的外圍份子，一般扈從的官兒們，常常

在此地歇腳。咸豐十年，英德聯軍一役。據說清朝會把一批俘虜押在此地，因而圓明一炬，這所集賢院隨着也變成了「可憐焦土」！

燕大把這塊廢墟買到手裡以後，舊有房屋依然留着使用，另外，在南頭爲製革系蓋了一所實驗廠，在中段造了一座礮水容納庫。餘下北端一大片空地，最初用爲男生運動場。到東校門內運動場完成，這塊地方又成了女生練習射箭的教場，我們現在進南校門，向西一望，除了靠南一段還有些殘山剩水，或許是勺園舊痕外，其餘地方，簡直看不出是從前名園的遺蹟。「滄海桑田」，真是好不傷感人也！

勺園往東是米家塋地。它的地點，以往知不清楚。到民國十八年，因掘地使土，發現米萬鍾家屬的墓誌，才曉得「米家墳」所在大致是現在女體育館西南角一帶。至於燕南園西部之爲圓明園花兒匠薛花種草和奉祀花神的地方，由矗立於燕南園西坡上之兩座石碑，就可知道了。

南校門內，北行馬路的東邊，我已經說過，從前是叫佟府的一個村落。在學校遷來時，這裡還住着幾家民戶。過了二年，他們把房子賣掉，才搬出去。村的東南，約摸在燕南園。西方大樹林的左右，是佟家墳所在，可是現在，一個土饅頭也不見了。佟氏是清代一個世族。康熙大帝的母親——孝康章皇后——就是佟家的姑奶奶，而康熙大帝的孝懿仁皇后和懋惠皇貴妃也是選自佟家。在康熙時代，佟家好似同燕大女校一向是結了不解之緣。在城內時代，女校是在佟府夾道，而女校校舍，據說就是鳳巢——佟家的府第；

到遷來城外，佟府佟墳，又成了女校的近隣。由風鑑上講：男生宿舍依山傍水，當然足以「騰蛟」，而女生宿舍總是被「坤寧宮」的氣氛籠罩着，那無形中就是「起鳳」的兆頭了。

適樓南邊，隔着三丈上下高的土山，有幾個墳頭。居中的一座，在地下長眠的似乎就是杭家墳的開疆闢土者——杭愛。他是滿洲旗人，康熙時代曾作過四川巡撫。女校中間廣場北頭有兩座豐碑，碑文仍然清晰可讀，在碑文中，可以依稀知道杭愛的事蹟，假如你有歷史癖的話，那麼，最好翻翻清史稿杭愛的傳。

東校門裡的運動場，東牆一帶，從前是成府大成坊的西面，房屋雖不能說是一「櫛比」，但高高低低的也有幾家舖戶——燒餅舖和理髮館，最早一批的「墾荒者」多會在那裡整過容，果過腹，至於運動場的北頭，本是一條叫作當舖胡同的小巷，學校才搬來的時候，消費合作社曾經設在那裡，這些地方都是民國二十年左右才收買拆改而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倘若出東校門，直向北走到成府街西口，就可以看到學校圍牆向裡凹進了一塊。在凹兜中一塊空場，約摸有五十方丈，破瓦殘磚，狼藉滿地，一望就知道是一所舊房的遺蹟。據說，在學校收買民房擴充運動場的時候：別的房主都很客氣，獨有這所房子的東家，藉機要挾，漫天索價，學校不便「就地還錢」，於是咬定牙關，不去理睬。後來這個傢伙看着風頭不對，急於轉舵，把房拆走，把地賣給學校，但金塘築就，沒有工夫拆改，所以直到現在還是呈露着天缺地北的樣子。煉石補綴，恐怕要等待新女媧氏了！

沒有一所房子澈底修過；希望今年夏末全校建築能湊合住人

工程處的工作

校園接收回來，迄今將近半年。由外表看去，道路雖未翻修，而蔓草早已刈除；日人在化學樓一帶濫造的紅磚房子雖未拆掉，但燕京自己的建築則轟立無恙。信步巡視校園以後，會使人覺得，燕京的破壞並不似想像之甚，若後利用整個校舍，當非難事。

事實上，目前修復校舍的工作真不容易。一種是根本無法修復的，一種是暫作修復的，另一種是要在暑前拚命趕修的。

無法修復的，包括一切已經遺失的設備。有如理學院的煤氣裝置，連煤氣管都全盤被拆去；又如各樓各宿舍及各住宅的電話網，也部杳無踪跡；諸如此類，總計有十四大宗之多。（此外，西校門外的殘貌，貝公樓前的石獸及雕階，和草坪上聳立的華表；驟然看去，都依然

如故，但石獸的耳朵被擊了去，石雕上的龍目被挖了去，華表上也有着步槍的彈痕。這些逃過圓明園大火的古物，歷經滄桑，飽觀世變現在已非完璧了。

已經修好的建築，在校園南部一帶，包括開學後即已使用的姊妹樓，適樓，女校宿舍，男女兩體育館，男女兩衛生處，和圖書館。此外四十二所該修的教職員住宅中，也修了十九所。但是所謂「修」，只是暫時使能住用的意思；據燕京工程處說，燕京圈子裡沒有一所房子是澈底修過的。

在暑前要拚命趕修的是貝公樓，穆樓，宗教，物理，化學三樓和男校一帶的六個宿舍，兩個食堂。除此而外，是分佈各處的教職員住宅。本校的工程處遭遇了兩大困難。材料的缺乏使

他們不能不因陋就簡，或別出心裁。譬如他們不得不使用劣質的木料，暫時湊合，待日後條件允許，再行撤換；沒有鉛管，就把日人拆毀的「排熱管」(radiator)拆下湊起；沒有好鋼，就把舊機器零件，甚至破汽車的零件，拿來重鑄；而暫時修好的建築中所用的裝置，十九都是由目前尚未使用的建築取下來。

另一更嚴重的難題，是技工的不足。工程處的負責人丁蔭先生本人，兩年來被集中濰縣，身體健康大受影響，體重由二百餘磅竟減到一百四五十磅，幸而得到廖復先生的幫助，才能領導着這艱鉅的工作。他下面的全體人員，有三位年青的工程人員，一位書記，六十名木匠，十六名水管工人，八名泥瓦匠，六名電燈匠，一名鎖匠。他們的工作是：在暑假完了之前，燕京校園及屬地之內，大大小小的房舍中都要能住人，暖氣能通，冷熱水要流，電燈要亮，下水溝渠要通暢，實驗室中要有桌

椅，馬路要重新修整，理學院要重裝一套臨時煤氣設備，不擬拆除的日人建築要完成，此外還要管理機器房水電熱的供應，訓練新招來的技工，並修整機器房中七部大小發電機。

上述兩大原因，加以經費的支絀，時間的急迫，致使工程處不得不決定，只備工人四五名，來維持已修整的建築；因為人數不多，對暫已能用的房舍的修繕，有時候雖十分要緊，也不得不暫時擱置。

未修的大建築有十三所，正是破壞最甚的一部份。這些損壞皆非外表上

工程處新猷

工程處除了修繕校舍的工作外，擬舉辦及已開始的事工很多。

日後停電可以無虞

一五〇千瓦的大發電機正由古賀部隊的日軍裝回原地，雖然一度怠工，經過訓斥之後，已照常進

可能看出的，大部都是冷熱水管的破裂，牆內電線的斷頭，和抽水設備的汗塞。至於房間的拆通（如男宿舍）和隔開（如寧德樓禮拜堂被隔成八間小室），玻璃的破碎等，都還是次焉者。

修理的次序，已經規定為：校園本部，南大地，東大地，鏡春園，朗潤園，最後是蔚秀園。如果這種工作能按預定計劃，步步進行，毫不鬆弛，毫無意外，則今年夏末，使全校建築，將就能用。至於說全復舊觀，那就要等到大局恢復後的一兩年了。

行。此工完成以後，若燃料不成問題，學校就可以用自己發的交流電。但照現在情形看，繼續由北平電廠供電，比較經濟；自己的發電機可作停電時的備用，從此不會再有停電無燈的危險。

機器房還有小型發電機數部，所發直流電可供各實驗室用。煤氣設備的損

毀，是此次最可惜的一大損失。爲了日後各科的實驗，必須裝設更大的煤氣設備。這一點最近恐不能辦到。可是在日人所築鐵路旁邊，留下幾個龐大的鐵桶，可用來裝在化學樓外，製造小量煤氣。

磨麵 自動磨粉機兩部，已能使用，並已爲學生磨玉米兩萬餘斤。

修路 校園馬路多已年久失修，除一部瀝青路以外，不是坎坷不平，便是塵土很厚。工程處預備在一個月以後，就開始修路。修法將仿美國鄉村公路，用一部石子，雜用少量混凝土，澆水輕壓。

蓋房子 日本人蓋而未完的十四所房子，決定保留八所，有五所房子已修上屋頂，尙有三所的房屋，在天暖之後開始下雨之前，也要立即趕修，以免雨後浸毀原來建築的一部份。但是裝頂之後就不再繼續修蓋，泥瓦匠要儘先用在其他校舍的修理。

職工學校 職工學校已經有了十八個學生，都是學校附近的學童，他們

現在已經開始工作——清理器材搬運煤斤，修理他們自己的教室——工作精神很好。

爲了這個學校的教務，還特別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並請陸志章，蔡一謬，丁蔭先生等爲顧問。

這個學校的學生限於高小畢業，十四歲到十八歲。入學以後，一半讀書，一半工作；上課與工作每禮拜各佔二十四小時。學習和實習的範圍很廣，包括機器房，鍊鋼，冶鐵，電工，鉛管，動力廠，磨坊，製革，製陶，

汽車修理，印刷，或者能有紡織。以上各種工作，除一兩樣外都已可以實習。

這些學生的待遇很不壞，領的薪資相當於一個熟練工人的一半，而且薪資可以逐年加增，到第五年就可拿到熟練技術工人的全薪了。他們學習的課程，除了技術訓練之外，還有中英文，衛生，數學，科學，常識，生理，衛生，工程等。教師是工程師的學生，實習教師大部是工頭和其他技

文學院概况

文學院在過去是燕大最大的學院。當時文學院有四多：(一)學系多，(二)教員多，(三)學生多，(四)出版品多。

在燕大蒙難八個月以前，文學院在已故的周學章院長指導之下，曾出版一本「燕京大學文學院消息」，由這本小冊的描寫很可看出當時文學院生氣勃勃的氣象。當時文學院共分國文，西洋語文，歷史，哲學，心理，教育，音樂，新聞體育等九系，

佔全校系數的一半。全院共有十八位教授，九位副教授，三十三位講師，十三位助教，二十二位助理，一位秘書，共有教職員九十七人。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全院的學生共三二五人，當時文學院各系師生共出版四個定期學術雜誌：史學年報，文學年報，新聞學報，燕京文學，其中幾種頗有悠久的歷史，與崇高的地位，此外燕京學報也多半是由文學院教授執筆，燕大新

本刊啓事

一本刊分贈各地校友，以郵遞不便，且每期所出不多，均請各該地校友會代爲分發傳閱，計：
北平 梁治耀先生（內務部街二十號）
天津 楊肖彭先生（青年會）
上海 方東先生（九江路貨物稅局）
重慶 韓本修先生（冉家巷十二號）
成都 王鍾翰先生（燕大）
貴陽 史達先生（青年路青年會）
西安 李西園先生（尊德中學）
昆明 張厚城先生（中央銀行）
福州 周珪端先生（英華中學）
各地校友如有未收到者，請來函示知，單獨索取，賜下，俾使本刊達成供給校園消息並聯絡校友之功用。

聞是由新聞學系主辦的。但是以上各雜誌尚不足代表全部文學院教員研究的成績。據文學院消息，在一九四一年度，文學院的教員共發表了十幾部書，六十多篇研究論文，文藝小品尙不在內。
學校蒙難之後，文學院又添了一多：死的教員最多。在六個死亡的教員中，四位是屬於文學院的，即周學章院長，及吳雷川先生，張孟劬先生，李治先生。其中三位已經得到了國府的褒揚。
除了死去的教員外，還有一部份教員在「一二八」後逃入後方，或改入別業。所以這次復校後，文學院的陣容已經不是完璧了：如新聞，教育，家政等系，沒有一個代表參加，有的學系只有一兩位舊人。有的像歷史心理等系，主要的教授，多半還在這裡參加復校工作。
當然，這種破碎的局面，只是一時的。等到明年南北兩部合流之後，同時再竭力吸收新的人才，我們文學院不但即可重復舊觀，且必可有新的發展。

下鄉

顯大

訪問八家村清河鎮實驗區

本校社會，經濟，教育三系於民二九年，以羅氏基金及普林斯頓大學之助，在清河鎮成立實驗區，以作鄉村社區調查及農村實驗教育之研究。鎮上有地兩處。一在鎮內，校內用以設工讀小學一所，昔日燕園內食用之花生醬即小學產品；另一在鎮之北，有田約十畝，並有瓦房一所，用作農村醫院，兼作手織呢工廠。本校四年級同學研究農村社會及教育者，多來鎮上取材。蘆變既起，遭戰燹波及，房舍亦略行破壞。鎮上居民復有來竊磚木者。嗣後日人往古北口修「警備路」，拆去鎮外房舍四分之一。當時校方以該地距校址太遠，為顧及同學安全，社區研究乃暫行中輟。但該地仍為燕京校產，待校務入軌之後，社會學系之社區研究當即重新起始。

一道短牆，如同一道

鴻溝，牆內外，人間天上兩相映；牆裡人少有對牆外人關心的。直到一九二八年，受國內鄉村建設運動，及美國社區研究理論的影響，知識份子下鄉的口號甚囂塵上。當時我校社會學教授許士廉，楊開道諸先生，也開始倡導鄉村社區研究工作，於是擇定距離十里遠的清河鎮為研究中心區。一九三〇年籌備成功，進行服務與調查工作，頗見成績。不幸

七七變起，一切告停頓。

一九三九年春又在社會系諸先生領導之下，縮小範圍，以距離稍近的八家村為研究中心。未及三年，又隨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告終。然而戰爭摧毀物質，摧毀不了精神。社區研究雖幾經挫折，人們的熱誠，未嘗稍減。從純理論的研究立場言，這是社會最科學的途徑，從民族復興的立場言，更是實際工作的出發點。因此，農村社區研究有他的必要性。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本校社區研究工作，能够恢復起來，重張旗鼓。

二月十日在趙承信先生領導之下，會同幾位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師友，前往清河鎮與八家村做事變以來首次的視察。謹將耳目所及，述之於下：

燕京——清河鎮道上

是晨，天氣陰霾，所幸無風。我們一行六人（趙承信先生，巴克雷先生，李慰祖先生，管玉琳女士，萬心蕙女士及筆者）騎車出東門，繞過燕東園後牆，阡陌在望，過溝崖，登高崗，迎面是本校從前經營的成府小學校舍，外觀如恆，迄未復課。緬想當年熱心鄉村教育的諸同學，如今不知都散落何方。再行，有鐵路橫穿而過，即事變後敷設的，自燕京直達車站迤北轉向沙石鋪墊的大道，蜿蜒而東直達清河鎮。適逢集日，車馬行人往來頻頻，一律左行。我等奉公守法，堅持右行。然每與對面來者相值，即須急轉

車把躲避，一般行人揚長而過，視為當然。右行之令，早經開始，城裡實行已經匝月，尚未普及鄉間。習慣難於改變，非經嚴厲控制，如何能够見效？而控制力自都市中心向外逐漸薄弱，由此可見。偶遇警察士兵，亦皆沿用舊習，衆勢難違，因地制宜，雖身為法令執行者，亦未必皆能遵循。

久別重逢

鄉老話舊

自清華園東行五里抵八家村。本校社會系與經濟系同學集中該村之調查，經兩年之久，彙集報告，以供研究，惜學校關門後，全部遺失。本校設立之辦公室，房屋已為房主收回自用。

進村逕往村小學參觀，名簡易小學，設村廟中，廂房兩間，移走神龕充做課室。頂場壁剝，霉氣撲鼻，桌殘凳缺，簡陋不堪，倒是名符其實。較之數年前之略具形式，更弗如之。一則經費缺乏，村民疲弊，無暇及此。再者無教育機關督導扶助，

並且主持人忙於他事，不能專心致力。幾年來苟延殘喘，維持三四十兒童識字讀書，已屬不易，遑論改善？文化中心的大都會近郊鄉村教育狀況如此，其他內地僻壤更無論了。校長為本村鄉紳後代，家世沒落，以此為業，尙稱活躍。刻值寒假期中，遵教育局令，赴平受訓，此後或能加以整頓。

村廟每隔數十年即由村中富庶捐資修葺，全村活動，以廟為中心。一切公共事業學校，合作社，農節集會皆在廟中。村民因循舊例，每年無不按時舉行。

村中幼童戲耍街頭巷中。數年前，同學每至，即蜂擁而前，歡呼雀躍。如今看見我等，皆瞠目不理。想以前所見兒童，都已成長，各自担任營生工作去了。這些兒童，當年都還襁褓中。世代循環，如此而已。

青年女孩大都出閣他往，青年男子多已成婚，老年人，有幾位已經謝世，人口增減無大差別。

猶憶四年前三八班同學有兩位，論文材料，大都是由這幾位經驗豐富的老人所供獻的，惜因戰事，輟，材料亦付一炬，迄今論文未成，老人已故，廢績之志，不免為之一挫。中年人，面孔俱顯蒼老憔悴。相見之下，都還認識，拍打作揖，態度樸實，頗為感人。有與前期畢業同學友誼甚篤的，問長問短，念念不忘。鄉民生於斯土，也死於斯土，人事關係也是固定，輕易不變。對初來生人，先時不免疑懼，態度冷淡，天長日久，自然熟悉，因生感情，再難忘懷。我們一行人巴克雷先生係美國人，除幼童感覺新奇外，成年人對之並無兩樣態度。有與燕京外國人士認識者，乃向巴先生提說其事，似乎將所有西洋人視為一團體，並以鄉村的人事關係來推測彼等的關係，洋人與洋人都像村中鄰閭一樣的熟悉。臨行有一老者目送久之，並微笑說，「瞧這大個，多有意思！」巴先生聽了，也不禁大樂。

鄉民對於這幾年的生活，都說是忍氣吞聲，苦在中心，還要笑在面上。對於無辜人民慘遭殺害，特別感到恐怖與憤恨，並謂其中窮兇惡極的多半還是本國人，在鄉民看來不論中外人士，這些破壞生命財產的都屬一個團體，都以「他們」稱呼之。一老婦說，「中國來了，總比他們在這裡好！」認為「中國」與「他們」雖是敵對的團體，却都是超乎鄉民之上的統治者；可以互相比較，自己似乎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說話。倘「他們」用的是懷柔政策，使鄉民安心立命，恐怕鄉民的心理又是一樣了。

大體言之，八家村之生活動態，無大改變，十足表現大部農村生活之穩定性與韌性，只要年成好，容得耕種，收割，維持最低標準，任何壓迫，似乎皆能忍受，鄉民最能淡泊自愉。村民對我教師態度很好，以這種友善關係當基礎，將來恢復實驗區之工作，在該村方面似無問題。

清河鎮上

從八家村再行里許，抵清河鎮，道上積土半尺厚，牛羊羣不時過往，飛塵滾滾。清河街橫跨清河，南段屬於北平市，北段歸宛平縣，攤販集中橋之兩端，街面雜貨店小舖節比而立，行人如麻，兵士更多。

鎮上有釀酒燒鍋數家，頗具規模，遠近聞名，獲得一家燒鍋許可，進去參觀，滿院酒香。同行李先生不遠數十里携瓶來，沾酒帶回城裡。鎮內飯館不如往年之多，尋覓半响，始找到一家比較清淨的飯舖，進用午餐。打滿炸醬麵，所費不貲。

清河實驗區遺跡

鎮之中央，座東朝西有房屋卅餘間，一九三〇年為我成立實驗區之辦公室，附設小學一處，七七事變後工作停頓，房屋出租，今日住戶有十六家之多。

出清河鎮，北行不遠，為燕京實驗區舊址。瓦屋六間，原為診療室與織工廠。七七事變後一半被拆除，修成公路，餘一

半門窗俱無，槍洞遍體。屋前有自流井，係本校前地質系巴布爾教授偵察，由本校挖鑿者，迄今清流兀自潺潺，附近居民皆取用之，婦女就旁浣洗者甚多。小兒玩水，行人駐步，形成一種天然公園。附近窪地皆為稻田，約有數畝。與鎮內房屋統屬校產，一併委託鎮內一姜君代管。

歸途

由清河鎮北行里許到清河織呢廠，詢問門崗，據云一部分業已開工。適值禮拜日歇工，平日倘備公函前來，可得參觀。隨即繞道入清華大學參觀數處，以為時過晚，乃歸。

成都近訊

△成都本校於元月七日舉行春季畢業典禮，參加者計代理校長，各院長及本期應屆畢業同學二十五名。首由許鵬程先生司儀，繼而教務長陳尚義先生等相率演說，代理校長馬季明先生訓詞，語多勗勉。最後由本屆畢業同學

吳振英女士代表致謝辭，旋由馬代校長授予學位，唱校歌後禮成。

△本屆畢業生共廿五名，計文學院六名：徐一誠，金建申，張秀敏，程佳因，富增祥，富德謙。理學院六名：李石君，史似璧，伍子成，邱樹簡，季媚川，李運昌。法學院十二名：徐誠俠，馬仕偉，吳振英，姚世珍，費近仁，孫兆錄，陶鳳娟，劉銘昌，唐劍，姚念玖，靳淑娟，曾天貺。研究院文碩士一名：劉開榮。

△鄭林莊先生於一月二十日，曾為本校千萬基金保管事，由蓉赴渝一行。各事就緒後，已於二十九日返渝。

△吳其玉先生已於一月十四日飛渝，就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之職。△通訊處：重慶林森路軍事委員會內。△教務處規定，凡選補習班英文兩期成績連續不到「一五」者，不得升一年級。

△學生自治會為與北平同學聯絡，已請同學單獨與北平同學通訊，簽名參加者六七十人。

海上

燕大同學會通訊 第四號

除夕聯歡大會 上海同學會慶祝勝利後第一個新年，發起卅四年除夕聯歡大會，由楊恩孚同學商借福開森路十八號葛氏藥廠，於除夕晚七時起舉行，同學及親友前來參加者計共一百六十人。到會後憑餐券領用西餐，至八時開會，唱校歌，由理事長方東同學致開會辭，繼由募捐委員會總幹事顧炳元報告募捐成績。隨即在爵士音樂旋律中，捉對兒翩起舞，遊戲如猜枚，Bingo。亦同時進行。並由會中敦請海上最享盛名之歌劇家高芝蘭女士等歌唱各種名曲。每數舞後，即由王勤望同學領導作種種團體遊戲，及由齊耐羣同學帶領全體合唱名歌，熱鬧非凡，多年前在校中新年及聖誕慶祝聚會情景，又復出現於上海，到會同學心中之愉快興奮，當可想見。十時半摸彩，獎品數十種俱由同學捐贈，

計有克寧奶粉，襯衫，圍巾，肥皂，罐頭食品等實用物品。發獎後繼續跳舞及遊戲。美中不足者，該晚宵禁仍由午夜十二時起始，毫無通融餘地，故同學等只得在預祝新年聲中，互相話別，帶着未盡的興緻，回家去等待中華民國卅五年之降臨。

會場 主席：方東，那花絮 天另有要事，但是仍然到場主持致詞，直到十時後才走，精神令人欽佩。

王勤望：是這次會中的主幹，忙得滿頭大汗，並且還直嚷餓，原來忙得連飯也沒有空吃。

熊大綸：臨時去看管「衣帽間」，老大哥真有服務精神。齊耐羣：因胃痛(吃的)未曾表演，可是教了不少歌！尤以他特請的高芝蘭女士表演獨唱，博得全場好評。

這次參加的人們

裡，有仕，農，工，商，兵，尤以司徒校務長令姪司徒海軍上校，最引人注目。參加的同學中，以一九三九年以後畢業的同學佔多數，老大哥們熟識的不多，所以大嘆「老矣」！

理事會 上海同學會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一月十六日下午五時在九江路上海貨物稅局舉行，議決：(1)為聯絡同學感情起見，每月舉行聚餐一次，由同學會職員發起，歡迎同學參加。暫定為每月之第二個星期五晚舉行，首次聚餐會已定於二月八日晚六時，地點則在海關俱樂部，餐後尚有餘興節目。(2)組織校友籃球隊，交由齊恩浩，沈津温負責辦理。

徐大姐推 二八級同學，誰個不曉得，於本月二日由美搭輪返滬。當她未回國之前，此地募捐委員會附設之娛樂委員會主席一職，即空位以待徐大姐前來推動。現徐大姐以回家團圓心

切，將於本月廿日飛廣州度歲，待返滬後再進行各種游藝會，如電影，話劇等。現已接洽免費租借電影名片一部，為母校募捐云云。

天南地北 內地校友訂婚者月來甚多。十二月中有徐景瑛，許世衡兩君；一月廿七日有萬華清，譚宗文兩君。

在渝結婚者有夏晉熊，姚念貽(十二月十九日)；張樹柏，馮寶中(十二月廿二日)；林永傑，劉壽珍(十二月三十一日)。又十二月份內結婚而日期不詳者有鄒震，章珠(在重慶)，及王旭芹與麥任會(在滬上)。

杜榮林燾，去年五月得一子，活潑可愛。杜榮現在航委會空軍參謀學校任編譯，林燾則讀研究院於成都本校國文系。

四二班虞度已入四川省政府民政廳工作。畢道禮考取高外交官初試。最近攷取航委會空軍參謀學校編譯工作者有校友會天賦(現任社會學系

兒童福利研究助教)，姚世珍及費近仁三君，聞下月內俟南京總會批准後即可到滬云云。

四三校友雷愛媛女士，近由內地來平省親，日前曾與楊富森同來校園。

現在美海軍陸戰隊中「當官」的校友，有韓中彰中尉，現在天津總部作醫官，還有全陸琪中尉，全紹文先生之公子。王恭治中尉，現在西苑飛機場，即在一「舊地」附近。

福州 成立校友會

勝利以後，燕大校友紛紛回榕者為數日多，已於十一月十八日正式成立燕京大學校友會福州分會，并選出校友會職員如下：

會長 薛廷模 (福州格致中學校長)

副會長 陳懷楨 (福建基督教教育協會總幹事)

中文書記 周珪端 (福州英華中學文史教員)

英文書記 林一 (福建省政府建設廳主任秘書)

計建魏水輪船公司 (總經理)